

科学文章
UDC 34(571.54)
DOI 10.18101/2949-1657-2025-2-88-93

霍里布里亚特习惯法研究

阿其力斯

内蒙古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010000）
392173648@qq.com

摘要：霍里布里亚特习惯法是霍里布里亚特部落在 1759 年至 1851 年期间通过的 11 部主要规范性法律文件。霍里布里亚特行政官员包括太师、收楞额、札萨克、宰桑和一些有职务的喇嘛参与了法案的制定。第一部法案是由霍里布里亚特部落独立通过的，旨在解决社会问题。从 1808 年开始，沙俄通过各种请求和指示更加积极地干预立法。在西伯利亚总督的管控，及一些沙俄高官、国家杜马代表（议员）的参与下，为了方便治理霍里布里亚特人、解决内部事务而制定习惯法。

根据著名科学家 Циби́ков Б. Д. 博士指出，首部关于霍里布里亚特习惯法的文献可以追溯到 1759 年 [1]。¹随后，霍里布里亚特人通过了 1780 年法典，但是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这一习惯法的原始资料。这些规范的内容丰富，涉及婚姻家庭、财产、侵权责任、宗教、行政以及司法等法律关系。笔者通过研究霍里布里亚特人的习惯法资料，得出结论：习惯法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规则”已经形成，并逐渐成为地区特殊文化基础，影响着布里亚特人的社会生活。布里亚特习惯法作为社会组织的规范基础，蕴含布里亚特人独特的文化遗产，体现人民法律的意识，拥有科学价值，需要重视和保存。

关键词：霍里布里亚特人、宗教管理、习惯法、婚姻和家庭法、财产关系、侵权法、惩罚

序号 14；分类号 C95

一、关于霍里布里亚特人的简介

布里亚特人在民族属性上属于蒙古人的分支。因国别和族别及地缘的原因，目前有布里亚特人、布里亚特族、布里亚特部、布里亚特民族、布里亚特蒙古人、布里亚特蒙古族等不同称谓。布里亚特祖先原游牧于环贝加尔地区“林木中的百姓”中的布里亚特部，后来向北发展到叶尼塞河与勒拿河之间地区，与当地居民混合而形成布里亚特人，其民族的形成过程在 17 世纪基本完成。目前，全世界的布里亚特人大约有五十万，其中大部分都生活在俄罗斯，主要聚集在贝加

尔湖畔的布里亚特共和国，部分居住在今蒙古国和中国。这些居住在俄罗斯及蒙古国的境外布里亚特人均统称为布里亚特人。

霍里布里亚特人作为布里亚特人的族群之一，一直承担重要的作用。在 Ванчикова Ц. П., Чимитдоржиев Ш. Б. 的著作《布里亚特编年史》[2] 中翻译 Тугулдура Тобоева 关于霍里布里亚特的历史著作，并对霍里布里亚特人的起源的做了详细介绍。

二、浅谈习惯法的效力来源

关于习惯法的效力来源，法学界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的学者认为“习惯法乃是由乡民长期生活与劳作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套地方性规范”，另外一种观点是“国家认可说”，即将习惯法归结为国家认可的法律。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立足于哪一方面的研究，都对习惯法的发展及民族地区的法治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笔者认为，“缩小习惯法的范围，将习惯法仅仅限定在乡民之间”或是“习惯法由国家认可”等说辞显然是不恰当的。习惯法是存在于社会本身之中，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的。习惯法是人在理性指导下形成的，是与社会秩序自身相符的行为习惯经过人们的反复援用，具有了约束力。习惯法和制定法都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相互补充，相互配合，共同维护社会生活秩序的和谐稳定。

三、霍里布里亚特习惯法的产生

布里亚特习惯法研究领域著名专家 Тумурова А.Т.在其《布里亚特习惯法的起源》中认为：“游牧民族的法律体系以游牧民族法律为基础调节社会关系，是由国家保障的社会规范。习惯法作为方便运行且通俗易懂、旨在解决内部冲突的法规，它既包含可靠的执法系统，又明确划分国家和各部落权限，是一套以区分私法和公法、习惯法和制定法为基础的法律规范，拥有统一的思想 and 心理。”[3] 作者继续写道：“在原始布里亚特部落历史中，氏族制度经历了完整的演变周期。在其深处，形成了国家和法律出现的先决条件，即习惯法和法律的辩证统一。”[3]

Рагузинского 于 1728 年 6 月 27 日明确授权边境巡逻官 Фирсову 并发布《边境巡逻指令》。这一“指令”被认为是沙俄官方承认习惯法的合法性和正当性，确立特定范围内的自治权以及对沙俄纳贡的义务。最终，布里亚特人只能处理“指令”中明确授予的事项，并依照本部落习惯法处理内部事务。因此，布里亚特习惯法在 1728 年获得正式法律地位，成为调整布里亚特部落关系的法律规范来源。[5]

雅萨克（ясака，即贡赋）的征收对沙俄政府至关重要，但却给土著居民带来了沉重负担。对此，政府颁布一项指令予以解决这一问题。1763 年，根据参议院的指示，二级少校 Щербачев 及其团队被派往西伯利亚，监督对土著民族雅萨克的征收。遗憾的是，这些指令的完整文本未被收录于《法律全书》中，也未保存至今。但根据现存资料，可以看出，这些指令不仅涉及雅萨克的征收，还涵盖了有关土著人民管理和司法问题。[9]

1819年3月，一度受到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垂青的改革者 Сперанского М.М.任西伯利亚总督。沙皇意图派遣这位以起草法案见长的改革家巡视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并系统性地改革沙俄在此地区的统治制度。Сперанского М. М.草拟了《异族管理条例》《Уставу об управлении инородцев》，巩固了上层封建主的统治地位，从而规划出一个新制度来治理西伯利亚各族人民。西伯利亚各部落，以前称为异教徒和贡赋的人，都被称为“异族”。他们被分成定居部落（оседлые）、游牧部落（кочевые）和流浪部落（бродячие）。而霍里布里亚特人在当时属于游牧部落，在西伯利亚总督的掌控范围之内。沙俄在布里亚特地区建立了三个级别行政职能机构：氏族政府（родов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外国政府（инородная управа）和草原杜马（Степные думы），所有这些管理机构都是在传统布里亚特管理机构的基础上创建的。这些机构的设立规范了布里亚特地区的职能机构，为霍里布里亚特习惯法的产生、修订和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因此，1728年至1823年间，布里亚特人之间的关系是依据习惯法规范体系进行调节的。这个体系包括一套强制性的传统规则，旨在调节布里亚特社会中的财产、契约、婚姻家庭以及其他社会关系，由行政和氏族机构通过强制手段执行。[7]。

分析19世纪上半叶（从1810年到1823年）布里亚特习惯法的文献，表明在这一时期，沙俄对国家与土著民族法律关系的调控有了显著关注。这个时期通过询问和实践形成的司法程序及惩治违法行为，极大地激活了司法过程的规范化和系统化。这些现象对立法产生了显著的（虽然是间接的）影响，促成了霍里布里亚特及色楞格布里亚特1808年的习惯法。[4]

四、霍里布里亚特习惯法的具体内容

根据 Циби́ков Б. Д. 著作《霍里布里亚特习惯法》中汇总和分析的资料，霍里布里亚特人自1759年至1851年间共发布了11部习惯法，具体包括：《1759年法令》《Указ 1759 г.》、《1763年法典》《Уложение 1763 г.》、《1788年章程》《Устав 1788 г.》、《1793年协议》《Наказ 1793 г.》、《1800年章程》《Согласительный Устав 1800 г.》《1808年霍里部落内部事务和司法管理条例》《1808 г. По управлению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делами и судопроизводству》《1817年霍里部落内部事务管理的判决》《Приговор 1817 г. Об упорядочени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внутренними делами Хоринских Родов》、《1818年判决》《Приговор 1818 г.》、《1820年10月27日关于征收税款的判决》《Приговор от 27 октября 1820 г. О взыскании податей》、《1823年霍里部落法典》《Уложение 1823 г. Хоринских Родов》、《1851年霍里部落条例》《Хорин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1851 г.》。[1] 笔者将上述十一部习惯法按照性质分类如下：

（一）民事领域习惯法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布里亚特人的习惯法包含一套法律规范和制度，旨在规范财产及其密切相关的关系，可归入民法领域。[7]

新的书面法典对财产关系进行独特的规范之外，仍可以识别民法的主要轮廓，并确定其基本制度和运作原则。习惯法所规范的法律能力是由一个复杂的立法系统决定的。这一全面的规范性体系将布里亚特部族的人口按其法律地位分为四个主要类别：纳税人（所有需要缴纳毛皮税的人都被归入这一类别）、哥萨克人（他们形成了一个特殊群体，负责边境防卫任务，因此免缴沙俄国库税）、登记的喇嘛（根据沙皇 1741 年的法令，官方登记的喇嘛免除税收。然而，未登记的喇嘛不享受免税政策）和官员（大部分官员通常不免除税收）。[3]

法律地位的前提是法律能力，而一般法律能力仅赋予男性。法律能力表现为多种形式。一个人被认为拥有完全行为能力，前提是他已达到成年并拥有独立管理家庭的权利。此外，有限行为能力适用于那些已实现经济独立但尚未达到成年的男性（例如，在年轻时结婚的男孩），以及那些虽然已达到法定年龄但尚未成立家庭的成年男性。[5]

（二）婚姻和家庭习惯法

在所有游牧民族中（布里亚特人也不例外），严格的族外婚（外婚制）构成了婚姻的基础。布里亚特人可以追溯其祖先长达九代，并承认七代以内的亲属关系。禁止近亲结婚源于民族的宗教信仰，除通过习俗及制裁手段进行约束，还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的约束。[3]

婚姻和家庭习惯法规范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婚姻到家庭的财产保障。婚姻分歧问题及其调解方式受到广泛关注。离婚、付款、子女抚养。继承法及包括父母去世后财产转移问题、无父母照顾的子女的收养问题等等有详细的规定。

包括上述《1818 年判决》的习惯法可视为布里亚特人的立法行为，显著区别于 1822 年《异族管理条例》（更为人所知的《斯佩兰斯基法》）实施后的法令。《1817 年霍里部落内部事务管理的判决》标志着布里亚特习惯法发展的新阶段，这是由政府改变对土著人民的习惯法调控政策所引发的。这一文件是在回应乌金斯克地区法庭第 1528 号请求时，由霍里布里亚特人编写的，包含简短的引言和 22 条内容。随后的《1818 年判决》是应乌金斯克地区法院的要求制定，由六条规定组成，简述管理程序，但并未试图制定正式的法律框架。

由部落法院审理的案件，包括涉及婚姻、牲畜互赠、争执、偷窃等案件，但不包括严重案件或杀人案件。因此，在没有任何专业化和职能分工的情况下，所有案件（包括由上级指派的案件）都根据草原习惯法进行裁决。[6]

离婚案件及其相关的财产分割在布里亚特习惯法中占据重要地位。《1823 年色楞格法典》第二章“关于婚姻纠纷与卡林姆牲畜”共包含 28 条。同样，

《1823 年霍里部落法典》第六章“关于求婚及夫妻之间各种矛盾与争端的纠纷”包含 29 条款。家庭法是习惯法中最完善的领域之一，规范了布里亚特人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民事和经济生活。根据档案记载，婚姻和家庭关系的争端主要体现在婚姻过程中卡林姆的处理问题上。这些纠纷包括新娘拒绝结婚或逃离丈夫，新娘父亲在收取卡林姆后拒绝履行婚约等。例如，在阿拉尔外交管理局的档案中记录了一份 А. Болтоева 从 С. Бальхаева 要回卡林姆的请愿；[11] 一份 В. Халтанова 要求从 Г. Петрушкинова 追回女儿的卡林姆的请求；[12] 以及 Л. Алхуева 向库金斯克土著管理局提交的一份要求返用于婚礼的资金；[13] 等等。[10]

（三）刑事习惯法

所有古代法律体系的特点是没有明确区分刑事犯罪和民事侵权行为。这导致了以下现象：无论是造成物质、道德和还是身体上的伤害，都伴随着物质义务的产生。这种物质义务制度在学术界被称为“赔偿制度”。随着文明的发展、国家权力和执法职能的增强，刑事犯罪和民事侵权之间、相关的刑事处罚措施和赔偿制度的区分才会逐渐显现。[3]

依据当地习惯法，沙俄政府允许处理较轻的刑事案件。“他们作为忠诚的臣民，可以通过其首领裁决涉及卡林姆、牲畜盗窃、殴打及所有其他轻微纠纷，但不包括刑事案件和死刑案件。”[9]

五、结论

布里亚特并入沙俄及 1728 年国家边界的确立是对社会现象—布里亚特习惯法的形成与发展产生决定性影响。布里亚特习惯法是一套由国家正式认可的、由口头和成文规则组成的一般行为准则。这些规则旨在基于布里亚特部落内部法律主体平等的原则，调节婚姻与家庭关系、财产、刑法及其他社会关系。[5]

通过对布里亚特习惯法的遗产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习惯法的每一次发展都比以往更进一步，这是习惯法的演变，并证实了其适应时代潮流的能力。[8] 霍里布里亚特习惯法是霍里布里亚特人的主要法律渊源，它构建了法律关系，而法律关系又成为个人习惯性传统行为的根源。现如今，霍里布里亚特习惯法影响着布里亚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Цибилов Б. Д. Обычное право хоринских бурят.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92.
2. Ванчикова Ц. П., Чимитдоржиев Ш. Б. Бурятские летописи. Улан-Удэ: НоваПринт, 2022.
3. Тумурова А. Т. Генезис обычного права бурят. Улан-Удэ: Изд-во Бурят. гос. ун-та, 2005.
4. Тумурова А. Т. Обычное право бурят // История права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2008.
5. Тумурова А. Т. Обычное право бурят Селенгинское уложение 1775 года. Улан-Удэ: Изд-во Бурят. гос. ун-та, 2004.
6. Тумурова А. Т. Обычное право бурят //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авосудие. 2008. № 3(23). С. 93–94.

7. Тумурова А. Т. Обычное право бурят: историко-правов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правосудия, 2010.
8. Сергеева Г. Е. Обычное право бурят (историко-правово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Москва: Изд-во Рос.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2005.
9. Рязановский В. А. Монгольское прав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обычное). Харбин, 1931.
10. Жалсанова Б. Ц. , Курас Л. В. Бракоразводные дела в инородческом Судо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Бурят в XIX в. // Сибир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16. № 3(74).
11.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еспублики Бурятия (ГАРБ). Ф. 17. Оп. 1. Д. 184.
12.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еспублики Бурятия (ГАРБ). Ф. 17. Оп. 1. Д. 154.
13.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еспублики Бурятия (ГАРБ). Ф. 13. Оп. 1. Д. 484.

文章提交于 2025.06.17; 审核通过于 2025.09.12; 接受出版于 2025.10.08。

Study of the Customary Law of the Khori Buryats

A Qi Li Si

Doctoral Student,

College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ohhot 010000,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392173648@qq.com

Abstract. The customary law of the Khori Buryats comprises a total of approximately 11 major normative legal acts adopted by the Khori clans during the period from 1759 to 1851. Officials of the Khori Buryat tribal administrations, such as *taishi*, *shulenge*, *zasak*, *zaisan*, and certain lamas holding administrative positions, participated in drafting these legal acts. Initially, the Khori clans independently adopted legal acts to resolve societal issues. Starting in 1808, Russian authorities began to intervene more actively in the lawmaking process through various requests and instructions.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he Siberian governor, and with the involvement of certain high-ranking officials of the Russian Empire and deputies of the State Duma, the Russian authorities developed legal frameworks to facilitate governance of the Khori Buryats and address their internal affairs. According to the renowned scholar B. D. Tsibikov, the first written references to the customary law of the Khori Buryats date back to 1759. Subsequently, the Khori Buryats adopted the *Khori Code* in 1780. However, this monument of customary law has not been discovered to date. The content of these norms was diverse, encompassing issues related to marriage and family, property, and tort law. Some acts regulated religious, administrative, and judicial relationships. Upon studying materials on the customary law of the Khori Buryats, we have concluded that a set of "informal rules" emerged, gradually forming the basis of a distinct culture in ethnic regions and influencing the social life of the Buryats. As a normative foundation of social organization, the customary law of the Buryats represents a unique cultural heritage, retains scientific value, and requires attention and preserv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the people's legal consciousness.

Keywords: the Khori Buryats, tribal administration, customary law,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property relations, tort law, penalties.

For citation

A Qi Li Si. Study of the Customary Law of the Khori Buryats. *Oriental Vector: History, Society, State*. 2025; 2: 88–93 (In Russ.)

The article was submitted 17.06.2025; approved after review 12.09.2025; accepted for publication 08.10.2025.